

太山之峻以適鑿柄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

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鷗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糧不以易不

義之太牢也雖緼褐無辛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孤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

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答也脣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

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春秋之表遺俗之神繩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齊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棄尚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

憂疾之者齊聲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攘壞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鼙鼓戰雷霆之音鞚_切刀鞬_切怒噪鑿_高者

之響若蕙茲夷戛鮑佩御玄鬯傾弃而不羞醜醜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跋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捐玄黎

於渟渟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形虛而不寧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堅荆和而顯連城之費烏號須達門而著陷

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韁

驛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蹕頸雲禽於千仞騁遙迹以追風

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鉤殘於朽木列鑠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彊棘矢而望高乎平渠廣策疲駕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偏於一世德音可邈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闖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

學過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真僞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

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

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以多矣無以一事閭保其餘同乎已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猝則悟美玉之在山觀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沉淵彗星

出則知鱣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駢驥之共

關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驟騁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劖徐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駭子有吞牛之容鷄鶩有凌鷙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獸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微著乎開胞之始申童寢竊妻之至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乘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畧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穎川刺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亨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李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鉅於待表詳舒急平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闥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

驗不其易乎。抱朴子答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管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尪瘠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候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衡而不周，項領之間耳。能聞雷霆不能識蟬亂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

貴賤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通足乎？吳坂之間，徵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聚市人之會，暫觀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說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脩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一

官秩事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浮。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脩其本始，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真子助至蒲亨，則師仇季知止，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李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鉅於待表，詳舒急平聲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闥，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